

人是罪人

時常行善而不犯罪的義人，
世上實在沒有。(傳七:20)

所羅門到底有智慧，這話包括他自己在內。他沒有作威作福，以為自己是智慧的聖哲，最高的領袖，巍巍乎在人民之上，可以“作之君，作之親，作之師”。他不敢說那種混賬話，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實在景況。

使徒保羅完全同意，如此寫道：

就如經上所記：

“沒有義人，連一個也沒有；
沒有明白的，沒有尋求神的；
都是偏離正路，一同變為無用；
沒有行善的，連一個也沒有。”(羅三:10-12)

他有力的結語，定了所有人的結局：“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榮耀。如今卻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穌的救贖，就白白的稱義。”(羅三:23,24)人因為有罪，自己沒有辦法解脫，也無法洗滌；所以需要救恩。唯一能提供救恩，使人免於滅亡的，也沒處找；無論花多麼大的代價，也買不來。惟有“基督耶穌的救贖”。

彼得說得明白：“你們得贖，脫去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為，不是憑着能壞的金銀等物，乃是憑着基督的寶血...叫你們的信心和盼望都在於神。”(彼前一:18-21)

世人都犯了罪，從人類的始祖就有罪；所以沒有誰可以救別人。因此，惟有靠賴神的恩典，不是人的行為換得的工價；藉着信靠耶穌十字架流的寶血，並在死後第三天從死裏復活，就可以稱義一如同完全沒有犯罪一樣。

一位智者康德(Emmanuel Kant, 1724-1804)說：“人類彎曲的木材，絕作不出甚麼正直東西。”

誠實的人，即使不逢人講說，窺視自己的內心，就覺得可怕。

中國古人有話說：“天下”(指國家統治權)者，天下人之天下，惟有德者居之。意思是：有好品德的人，國位才可以作得長久。這話有些道理；不過，沒有其必然性。不僅如此，中國人還以為統治得長久的，必然就是有德的聖君——特別是往古的天子，成為“聖人”的同義字。

王守仁(陽明 1472-1529)真誠可信的話：

人皆曰：“人非堯舜，安能無過。”此亦相沿之說

未足以知堯舜之心一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為無過，即非所以為聖人矣。其相授受之言曰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；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”彼其自以為人心之惟危也，則其心亦與人同耳。危即過也。惟其兢兢業業，嘗加精一之功，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。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己過而改之，是以能無過，非其心果與人異也。（“王守仁寄諸弟書”）

這番話，只用簡單的語意和推理，就拆穿了長久的神話，說明人皆有過[罪]，所謂“聖人”，是肯承認自己有罪，而肯改的人。以為有甚麼“聖人”，或自己坐在神位上，裝作是“偉大”的聖人，實在不值一晒！

孔子弟子子貢(端木賜)，億則屢中的企業家，首屈一指指的豪富，絕不以為“有財斯有理”。他以為領袖也會有錯，而且不能有權利掩飾，也掩飾不來。

領袖有罪，不應該聞過則怒，更不該對付指責的人。

子貢曰：“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！過也，人皆見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”（論語“子張”）

“君子”一詞的意思，古時兼指道德上的高人，和政治上的領袖，當然是說，按理想，品德高尚的人，才適於作“頭目”——幾乎等於先知。此等大人物，為頭為目，也有罪有過，好像日蝕月蝕，失去了發光的作用。只有等他改過，改行，人民才可以仰望他的遠見和領導。這光明磊落的態度，告訴人不免有過犯，要肯改正；不可像現代某些人，力圖粉飾，遮掩，叫人懷疑他們把日記都當作說謊的工具，騙人的宣傳品，叫相信他的老實人大上其當。

既然我們知道，有是與非，罪與義，光明與黑暗的差別，就自然會想到審判的問題。

中文“罪”字的上面是“罒”，就是古“網”字。有話說：“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”，為非作歹，必然落網。即使逃得過人間的法網，死後必須面對神的審判！

神不是面上總帶笑容，肩上背大禮物包的聖誕老人！

對於不悔改接受救恩的人，神是公義威嚴的審判者。

聖經說：

神愛世人，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；

叫一切信祂的，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（約三：16）

這也清楚告訴我們，另一面的嚴肅事實——不信的，必然滅亡；因此，神為愛世人，才付出那麼重大的代價：祂的獨生愛子基督耶穌。因為

除祂以外，別無拯救；因為在天下人間，
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着得救。（徒四：12）

這對於現代人，是很容易了解的數字觀念——“零或一”；
除非接受唯一的救恩，耶穌基督的代贖，就是滅亡，在地
獄永遠的火裏，受無盡的痛苦。

有耶穌基督有永恆無盡的盼望，沒有耶穌基督是無盡
沒有盼望的永恆。快接受耶穌基督吧！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